

養女遺規卷下

教女遺規卷之下

桂林陳宏謀編輯

王孟箕家訓御下篇

名演晴江西彭澤人萬歷進士任山西副使

謹按寬仁慈惠婦女之德卽婦女之福也婦女不踰戶外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或難施於外人而先施於門內門內如翁姑夫子女或猶有不敢不忍之意其可以逞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者惟此日夕相對之奴婢耳故入其家觀其奴婢而有以知婦之良與不良也茲篇所言女子御下酷烈暴虐之態可謂推見至隱極情盡致矣亦思爲婦女而至於如此賢乎不賢乎人將畏而敬之乎抑厭而遠之乎天將予之福祿乎抑加之災害

乎不有人禍必有天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吾願爲士夫者持此一通合婦女輩常相借鏡轉相傳述庶幾無則加勉有則改之救得一分不良之性卽留一分之福澤也

凡人家道稍溫必蓄僕婢彼資我之養我資彼之力蓋相依而成人家彼既有力何處不可依人而謂彼非我則無以爲生者誤也律有入官爲奴之條士庶之家安得有奴故僕曰義男婢曰義媳幼者曰義女皆與己之兒媳子女同稱雖有貴賤非犬馬之與我不同類者陶淵明所謂此亦人子也可繹思矣

家於此輩衣服飲食不加體恤已失慈惠之道若唾罵捶楚畧無節制殘忍何堪或當罵而竟撻或宜量撻而加重撻或無

故撻之此在男子容有之而婦人尤甚婦人於僕婢皆然而於小婢尤甚

男子得僕以服伺於外婦人得婢以服伺於內皆可代己之勞此男婦之所同也惟婦人得僕婢代爲出入而已得嚴內外之防得供使令之役是婦人之於僕婢尤切也乃於所蓄僕婢無端凌虐或吹鬢而少竊腥蔬或看茶而便竊茶果此小過宜恕之可耳或叱罵之量扑之足矣乃以爲罪大惡極而不可赦也盡力鞭笞不在人理相待之內有舅姑聞聲而不避有妯娌力勸而不能若丈夫禁之則反甚其怒猶曰彼爲盜耳又有命之服役而不諳蓋彼爲愚痴故爲人役耳正可情遣理恕而從容教之乃持棍棒而押之一面打罵一面視其幹辦彼痛楚難堪

恐怖心勝益周章無措而益捶楚不休猶曰此其不用心服役耳又有因家之不如意無名頓起無故動火性怨毒橫生遂遷怒於僕婢而撻之視平昔更甚青天雷電平地風波令彼躲閃無門手足難措豈不爲無端業障哉

夫法莫嚴於官府矣打用竹板管用荆條桺夾刑具只竹木之屬另有人數杖就是大盜亦未有杖之上百者諸刑具止施于兩臂手足而胸背腰脇不及焉而婦人不然也房中便用火飭鐵鉗厨中便用刀背有節柴棍其小者耳撻之不計其數甚至一日二三次箠楚之腰背脇肋諸要害之處不論焉况官府中受杖之人出則有人慰勞有酒食煖臀有棒瘡膏藥此輩卽有同類不敢一目之顧又安所得酒食瘡傷藥物哉血肉之軀原

非金石彼不能速斃於杖下幸耳

况彼打罵之時威不稍霽噴目咬牙如猫之捕鼠狼心毒手如虎之擒羊分明一座活地獄日中撻不計其早晨曾撻晚間撻不計其日中曾撻又何論今日撻計其前日昨日已撻乎且撻之時有曰便打你死不要償命不過要去了幾兩銀子嗟嗟人命非蟻螳也但不計費可任所爲殊不知善惡報應天理昭彰不及其身必于子孫豈銀錢所能寬貸良可懼也

欲閑有家須嚴於納媳之始所謂教婦初來也蓋新婦初來就是素性剛狠自有許多含蓄不敢發處欲撻僕婢必要先稟曰舅姑月不過一二度杖不過荆條數不過三五下倘有私撻暗地撻姑查出而叱之再不改白其父母又再不改父責其子姑

責其媳不妨過嚴自不敢恣其胸臆數月規矩已定後來自能照行之若初時稍縱將來必勢重不可返無藥可醫矣

若其剛狠自用不聽約束及初來未嚴養成撻人手熟者又有一處焉嫁賣之彼必生覺惟聽其遠遁投生不爲尋究去後亦不復買惟工雇童稚應門捧茶若又稍稍難爲明年并無肯爲工雇者非薄其妻實所以成之也惟丈夫刑家無道只爲不堪其聒噪或已逃而必尋或尋不獲而復買私心必曰彼經此錯將來必改不知婦怨無終兩行舊路將來不至撻死不已是婦人之業丈夫作之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其報應豈不譴及婦人而並及丈夫哉

溫氏母訓

有序

烏程于石先生以崇禎丙子舉於鄉初名以介後更名璜舉
癸未禮闈筮事徽司理疆事壞死之先帝后以節烈風萬世
公夫人長安從容就義遺集十二卷末述先訓乃母夫人陸
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賢母之造就不虛也夫顏
訓袁範世稱善則類皆詰士之所修立未聞宮師垂誠踵季
婦大家而有言也者有之自節孝始矣原集繁重不利單行
爰再付梓讀者其廣知奮興乎

序失名

謹按溫母之訓不過日用恒言而于立身行己之要型
家應物之方簡該切至字字從閱歷中來故能耐人尋
思發人深省由斯道也可不媿鬚眉矣豈僅爲清閨所
宜則倣哉于石先生之氣節凜凜有自來也敬錄之使

孝女遺芳 卷下
凡爲女子者知爲人婦爲人母相夫教子與有責焉必
明大義諳物情如溫母者乃盡婦人之道勿以爲止主
中饋而已也

窮秀才譴責下人至鞭扑而極矣暫行知警常用則翫教兒子
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是與祖
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目曰獨夫天人不祐
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爲是老病終無他人祭祀近有
感通愛女愛壻決難到底同住到底免不到一番擾攘官
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名密囑寡居有

婢僕者夜作明燈往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鉄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閑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

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鉄受了斗米串錢便聲聲叫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當風抵浪的有博學雄才開人胆智的有高年老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

不窮的這等大濟益處人却埋沒不提纔是陰德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答應窮親窮眷放他便宜一兩處纔得消讒免謗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正爲續弦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父母婢婦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閑雜人占望風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歹不肯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于此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正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失其胸中橫豎道卑幼奈我不得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

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
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

寡婦勿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望報而
報不足

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
過

作家的將祖宗謹要做到事補一兩件做官的將地方緊要
做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多金不算是結果
兒子是天生的不是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銅打就
銅器是鉄打就鉄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是理否

世閒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恚吝其說有二他人蒙惠

一絲一粒連聲叫喊至親視爲固然之事一不堪也他人至再至三便難啟口至親引爲久常之例二不堪也他到此處正如啞子吃黃連說苦不得或兄弟而父母高堂或叔姪而翁姑尙在一團情分利斧難斷稍有念頭防其干涉杜其借貸將必牢拴門戶狠作聲氣把天生一副惻怛心腸蓋藏殆盡方可坐視不救如此便比路人仇敵更進一層豈可如此汝深記我言問介侃母高在何處介曰剪髮餉人人所難到母曰非也吾觀陶侃運甕習勞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

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你念頭要做好兒子須外面實有一般孝順行徑你念頭要作好秀才你外面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影無形的有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

避樣子

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不一經理只爲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這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

做人家切勿貪富只如俗語從容二字

甚好富無

窮極且如千萬人

家浪用儘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十口貲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口貲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勿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駸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交之法

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賬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姦子孫忘其成敗者由于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層繁瑣一
分疎濶一分

曾祖母告誠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飢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
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寧日日減殮一頓以守尺寸之
土也出厨嘗以手捫鍋蓋不使兒女輩滅竈更然今各房基地
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汝大父赤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賣米以餬口逾年朱姓者病
且篤朱爲兩槐公紀綱不敢以私債使聞主人旁人私幸以爲

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熟偶得朱信星夜趕歸不抵家竟持前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出所持銀告之曰前欠一一具奉乞看過收明朱姓蹶起頌言曰世上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父遂哭別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故駭所以不到家者恐爲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曹可不書紳

問世間何者最樂母曰不放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大豐不大歉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最難得免饑寒的貧士學孝弟的秀才通文義的商賈知稼穡的公子舊面目的宰官此尤難得也

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間無故得謗婦人盛飾容儀無故得

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間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塞耳閉口爲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吃

聯屬下人莫如減冗員而寬口食

做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箇決絕拖延生事

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厨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齊家

受謗之事有必要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的遲則一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閫的靜則自銷此必不可辯者也